

## 釋聖嚴倫理思想對運動倫理學之啟示

紀俊吉

臺中市立立人國中/國立臺南大學教育學系

### 摘要

本文採詮釋學方式對聖嚴思想進行探討，試圖瞭解聖嚴思想中的倫理學概念，再以運動倫理學的角度進行詮釋，汲取可能的啟示方向以為參考。首先，本文先初步描述聖嚴思想中，倫理學思想的基本輪廓；其次，探討其佛教倫理學之觀點與理念；接著，以此立場出發，詮釋其對「倫理關係」與「運動暴力」兩項議題的可能啟示。從分析結果瞭解，聖嚴對於倫理學的見解是以東方思想為核心，注重在人際關係的建立與互動，其根本立場是建立在佛教思想之上。由此所獲得的啟示主要是強調對於「心」的掌握，認為運動的本質在於雙方互相提升，形成「良性競爭」。會出現違反運動道德的行為則是因為雙方受到欲望引誘，而使運動成為「惡性競爭」。最後，本文強調在運動倫理學上東、西方思想具有對話、互補的空間可供開發，未來可在更多議題上進行運動倫理學的發揮與詮釋。

**關鍵詞：**運動暴力、運動倫理、佛教倫理學

通訊作者：紀俊吉

E-mail：d09803012@stunmail.nutn.edu.tw

## 壹、前言

### 一、研究背景與問題意識

當各項運動的發展越趨系統性、精緻性，道德課題的討論越顯細與繁，運動場上的暴力行徑、賭博行爲、教育觀點、禁藥疑雲、生命價值（包括動物生命權）、不當競爭、功利主義等等狀況的發生均涉及到倫理道德議題，凸顯出運動倫理的證成價值與實踐意義。然而檢視臺灣運動倫理相關研究卻發現，以中國哲學爲基礎對運動倫理學進行探討的研究頗爲缺乏，以國家圖書館「臺灣期刊論文搜尋索引」爲例，搜尋十年內以「運動倫理」爲主題或關鍵字的相關文獻，僅獲十篇爾，其中只有一篇以「東亞文明」爲題而涉及中國哲學思想者，凸顯中國哲學立場的運動倫理學探討有待相關研究者充實與開發。

佛教爲華人社會文化的重要命脈，廣泛指引著生活中的各種環節和行爲。同樣地，佛教哲學亦當能爲運動倫理學提供豐富而獨特的省思角度。其中，釋聖嚴（1930-2009，以下均以「聖嚴」稱之）思想及其學說頗引吾人關注，此一脈論不僅是中國哲學與倫理學的交流，亦是宗教哲學與倫理學的會通。聖嚴所具備的學術背景與博士學位，使之能從當代時空脈絡對佛教義理層面做現代化詮釋，並能從學術面向接軌國際趨勢或相關資訊，深之廣之架構出實踐層面，兼顧二諦中道之義。吾人以爲探究聖嚴思想當能對運動倫理之理念及內涵，開展出豐富的啓示和詮釋觀點。由此，吾人所欲探究的命題是：聖嚴思想裡有哪些倫理概念？這些概念與觀點是否能爲運動倫理提供指引與啓示？據以上問題意識作爲討論主軸，逐步聚焦出本文脈絡與討論面向。

### 二、研究方式與分析

本文係以詮釋學概念爲研究基礎進行探討，以聖嚴之著作爲主要文本，共分二類，一爲法鼓出版社所編輯的《法鼓全集》，該全集分爲網路版、光碟版與紙版，本文系以網路版爲主（<http://ddc.shengyen.org/pc.htm>），引用時以編碼方式作爲註明，第一組數字

為「輯」，第二組數字為「冊」，第三組數字為「頁」，例如：引文後註明，「法鼓全集，08-01-0058」即為第八輯第一冊第 58 頁，如果引用之段落跨越兩頁以上，則最後兩組數字即表示所跨越的頁數，如「法鼓全集，04-08-0298-0299」最後兩組數字即表示，該段文字出處從 0298 頁到 0299 頁。其次為聖嚴個人單冊著作，由於未收錄到《法鼓全集》當中，在本文中乃以 APA 格式註明。依據問題意識引導，下文將初步地對聖嚴倫理學思想作基本陳述以為本文之開端。

## 貳、初探釋聖嚴的倫理學概念

劉貴傑（2006）界定佛教倫理學是屬於規範倫理學的層面，將佛教倫理中的道德觀念、原則、規範等，體現於佛教戒律與清規之中，主要用以規範及約束佛教僧俗二眾。須注意之處是，劉氏此說旨於歸納傳統佛教中的倫理觀點以為對照，是一概述性原則並非畫地自限，而將佛教的倫理學觀點侷限於佛教徒身上。佛教發展至今，相關研究者均有意識到，必須將佛教思想進行現代化詮釋，才能夠在現代社會中融合推廣。關於佛教倫理觀點與現代化的議題上，傅偉勳（2009）對此提出五對具辯證性意義的名詞作為思考方向，第一要項即提出傳統佛教中的倫理思想，若僅針對佛教徒（包括僧俗二眾），是一微觀的倫理思想，然而在進入多元現代化社會後，佛教思想的倫理課題必須要能擴及、會通到宏觀的社會倫理中。換言之，傅偉勳希望能透過對佛教倫理的檢視、詮釋，與廣義的倫理學進行對話、銜接，以對當前社會產生影響，之於非佛教徒也能夠產生參考價值與意義。據此，佛教倫理也就能與應用倫理學的相關領域進行對話，衍生不同參考價值，也就讓運動倫理學多了一方明鏡以為援用。

在哲學研究中「倫理」與「道德」兩個名詞常是通用的同義詞。林火旺（2009）說明兩者在哲學上的使用一般並未刻意區別，然而兩者間卻有著不同的指義與界定，若欲加以區別，則「倫理」所探究的範圍含括「道德」在內。而這層關係在中文世界裡則又有著略為不同的見解與涵義。劉貴傑解釋中文含意中「倫理」與「道德」同樣也常常作為同義詞相互通用，然而「倫」、「理」二字各自有其字義存在，前者表示著輩分階級之

意，並引伸出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後者則從「治玉」之意，衍生為事物條理、道理之意。兩相對照之下，中文裡，對於「倫理」一詞的概念似乎淡薄了些哲思意味，而凸顯人倫之間的概念，並未將之視為一門「學理」，而更強調相對關係的實踐。聖嚴認為：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叫作人倫。人倫的道理，叫作倫理。研究人倫道理的學，叫作倫理學。倫理學的定義：研究人類的責任或義務的科學。對於這種責任或義務的看法，便稱為倫理觀。(法鼓全集，05-04-0034)

這一段引文中顯示，聖嚴對倫理學的解釋並不是以西方的觀點切入，而是從人與人的關係分析上做理解，更準確地說，聖嚴所持立場偏向東方思惟的觀點作解釋。

以此理解，聖嚴進一步將他對倫理學的理解劃分為兩種層次，一為「理論」，一為「實踐」，而兩者所依歸者均繫於佛教哲學之上。進一步可知聖嚴倫理思想須歸源於「心靈環保」主張上，溯源之，則立基於「人間淨土」概念中。依聖嚴所論，其「人間淨土」之說可於六部佛典中獲得支持(法鼓全集，08-06-0138)。又綜合近代太虛、印順、東初等近代前賢之說。由此向下開啓「四環」、「心五四」思想體系，再依據該體系發展出具體地倫理學觀念--「心六倫」。換言之，聖嚴思想對倫理學的解釋，即是以佛教哲學觀點，解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對應，並據以建構出道德依據。所以聖嚴提出佛教思想中「全部教理的開展，乃係理論的倫理學；一切教儀的遵行，乃係實踐的倫理學。」(法鼓全集，05-04-0035)。據此探究，所謂「教理」所指涉者，即為聖嚴的佛教思想，而「教儀」之規範者，必涉及戒律所關注者，而由此建構出聖嚴的道德思想基礎，以之作為詮釋各種倫理道德行為。

另外，聖嚴從「人倫」觀點作詮釋立場可看出，其倫理道德觀點中，認為儒家倫理觀點有其殊勝之處可為借鏡，依此在聖嚴的倫理思想中，亦時時的見到儒家觀點的隱伏，表示出聖嚴倫理觀點的基本框架有著援儒入佛的色彩，對此釋果光、釋常諗(2011)文中揭示聖嚴秉以為軸的「心靈環保」理念，即是揉合儒家思想，特別是宋明理學之道，以作為會通於現代社會倫理思想的關鍵核心。但聖嚴以為，傳統儒家倫理關係的劃分不

敷當代社會使用，而在儒家倫理基礎上提出「心六倫」之說：

「心六倫」運動：家庭、校園、生活、職場、自然與族群倫理，內容包含儒家的倫理，但是內涵與範圍更廣泛，讓現代人更容易接受、實行（法鼓全集，10-10-0186）

據此可知，聖嚴思想概要係以釋家之說為底蘊，兼採儒家理學意涵，開顯其倫理思想以接軌現代倫理通則，藉以提升該說於當代社會的流通性與適用性，進一步歸納，則聖嚴將之以「戒定慧的三無漏學」作為其倫理思想的基本綱領。

## 參、聖嚴思想中的佛教倫理學觀點

聖嚴認同在倫理道德上，不同時空間所闡釋出的本質及結果不盡相同，「因為人類的思想，各有各的角度和深度，所以對倫理的看法，也各有不同之處唯其人類總是人類，所以人類的基本觀念，一定是相差不多的。」（法鼓全集，05-04-0034）。亦即，雖德行各有見解，但萬變不離其宗，也就是推崇人類必有一終極、善性的根本意念。之所以為惡，或不善（注：此處指該行為非善非惡）除了因佛教所說的「業」因，也肇因於自身的「無明」。

因為眾生之有苦惱，根源在於有生有死，有生有死的根源，在於迷失了本具的佛性，誤將無常的萬物現象當作恆常不變的，誤將非我的內外事物當作是我及我所有的。因為誤認萬象是恆常不變，所以生起依賴心；因為誤認內外事物是我及我之所有，所以生起執著心。有了依賴心和執著心，便會引起貪、瞋、癡等種種的煩惱心。（法鼓全集，05-04-0035）

這一段引文所表示的，是聖嚴立足於佛教「如來藏」系統所作之發明，立「心識」為根本，此說顯然歸源於佛教根本思想中的「十二緣起支」，此一概念涉及佛教根本理

論說法，牽連到佛教形上學的預設理念。「十二緣起支」為佛教義理中的根本理論之一，其究極之處乃指向「無明」，因為「無明」而衍一切生死煩惱，佛教「如來藏」系統則將「無明」視為不覺的如來藏心。簡言之，在「如來藏」系統裡，「無明」的生起肇因於「如來心」被蒙蔽，形成劉貴傑（2006）所說的「蒙昧無知、不明事理」之狀態。若以現代觀點詮釋，吾人以為，此一思考理路所指，乃在於「無法認清事物本質與價值」，由此重新調整個人認知與行為。倘若錯誤地認知未曾修改，煩惱意念頓起，而生對立之心：

有了患得患失的心，人便生活在煩惱苦痛之中了。而且繼續製造出永無了期的更多的煩惱之果與痛苦之因。首先將他人與我對立起來，再將自我用煩惱與苦痛，築起一個生死的牢獄，把我關進了生死的牢獄。（法鼓全集，05-04-0035）

這一種認知路徑的判斷，也就是「慧」的展現，在佛教各種宗派裡，對慧學的概念與詮釋各異，然而均不會背離釋迦教法太遠，這是就佛教上的說法。依據傅偉勳（1995）揭櫫大乘佛教傳統中，慧學乃戒學的導引原理，而慧學的認知不足，也就形成戒學的混淆不清，此一觀點在聖嚴思想中亦有相近之說，可對照《法鼓全集》05-01- 0194 為代表。由此進一步衍生，在現代社會中認知發生錯誤或誤解，將會影響到後續行為的判斷，心生混亂，「心境的混亂，便會引生煩惱而造作罪業。」（法鼓全集，05-04-0048）。心境混雜則難以得定，勢必導致言行偏頗，促成行為的錯亂，而需要律法的執行：

若無社會法律的制裁，他們便可肆無忌憚地為非作歹，縱有社會的法律，他們也會想盡方法去鑽法律的漏洞了。（法鼓全集，05-04-0047）

楊明（2010）考察原始宗教後指出意識水平是「道德」能否發生的主觀條件，而人類在實踐中逐漸產生個人意識。楊氏之說描述由原始宗教所生發的意識水平會隨著實踐活動與社會互動而逐漸提昇、成熟，並內化為個人自覺意識，成為道德判斷的主觀依據。

在佛教的角度上，此一判斷依據也就是靠在「慧學」的認定與理解之上，再由「慧學」的見解指引「戒學」的方向與程度。傅偉勳之文提到日本佛教發展史上一位主張「無戒之戒」的親鸞（1173-1263），就是一個較為極端卻鮮明的例子，親鸞的慧學觀點認為只要有強烈向佛的心念、信心，去追求終極宗教之善的內在精神，所謂「戒律」只是客觀要求罷了。當然，這只是個極端的說法，以聖嚴之說則認為戒律是道德倫理的最低底線，也是最明顯可辨的依據

要做一個最低限度的清淨佛子；至於清淨的工夫，除了學戒持戒，就沒有更好的方法，因為戒律是佛子生活中唯一的防腐劑。這是我學習戒律的動機。（法鼓全集，03-05-0142）

引文中可了解，聖嚴認為佛教徒最低限度的倫理意識是要能「學戒持戒」，不能逾越此一道德底線。其次，此一道德底線是可以透過學習獲得，這一說法再度驗證「認知」的意義。而該戒律是否符合佛教認定的道德倫理標準？則又連結到對慧學的信仰與詮釋。總之，在聖嚴的解釋裡，佛教倫理觀的建構根本，係以「戒、定、慧」三學為依歸，其中慧學具備決定作用，也就是從根本思想上的產生指導意義，而戒學則是在慧學規範上，建構一基本底線，以區分道德與否，形成個人主觀上的意識水平，再以之作為與社會環境互動的依憑，也就是將之置入倫理關係中做為道德判斷的準則。

## 肆、試詮釋釋聖嚴「運動倫理學」概念

依靠在上一段討論進行延伸，「慧學」的作用主導個體對現實社會的認知及理解，換言之，當個體面對事物或事件時，其判斷依據取決於個人對慧學的理解方向和程度，用以解釋所面對的現況，由之產生判斷依據。據此立場，則吾人認為，欲探究聖嚴思想對運動倫理學的啟示，當需先討論「聖嚴對體育本質的立場或認知」的蘊謂立場。

一般概念上，吾人對佛教的印象認為「佛教是反對競爭的」，然而，提到運動賽事，

無論是主、客觀意識上，「競爭」是必然存在的因子，兩者在看之下似乎是背道而馳的兩件事。然而，聖嚴從佛教哲學立場對運動競賽所做的理解觀察，兩者當中卻存有銜接的關節存在。立基於對「如來藏」說的認同，聖嚴特別強調對「心」的觀照，依據聖嚴之說，舉凡一切人類活動範圍，都可以是「修心」的場域，曾說「禪宗常講：吃飯、洗碗、屙屎、撒尿、擔水、砍柴等日常事，無一不是禪。」（法鼓全輯，04-03-0031），體育運動行為自然含括其中，用以作為修心體道的實際路徑之一。由此，面對運動中的競技意識，聖嚴指出：

佛法中不主張一味退避、消極，欲望本來有好也有壞，利己又兼利他的欲望是值得鼓勵的，利己而不利他則該去除。…進而言之，「競爭」亦是如此。若雙方皆能由競爭中受益，例如划船比賽，與賽者皆由此而達到運動健身之目的，這種良性競爭亦是值得鼓勵。（法鼓全輯，08-01-0094）

顯然，聖嚴認為「競爭」是好壞各半的事件，當有需要時，參與者也應該面對；其次，應當考慮的是「參與競爭的意義」，參與的原點不應該來自「欲望」，「欲望」起於無明，聖嚴所主張者，乃在去除「利己而不利他」的欲望。以聖嚴的立場而言，他認為參與的動機應該是要在過程中達到「修心」的目的。換言之，站在聖嚴立場上理解，體育運動的參與是為了修練參與者的「心」，不是基於人類鬥爭本能所衍生地欲望，相反的，是在運動過程中體察並消弭無明慾望，回歸如來本心，透過「良性競爭」，得以自省自察。需注意之處在於，聖嚴所強調的是「良性」的競爭，以覺察自我意識為核心，故，此「良性競爭」在行為反應與抉擇上，必然不會也不能違背倫理道德原則。反向以論，在運動上出現違反道德倫理的行為，即屬「惡性競爭」，必然源於慾望驅使，依附無明叢生。

而何謂「良性競爭」？在這段引文裡拈出兩個基本判斷原則，第一是泯去「利己而不利他」的欲望，此語提出，已然劃清基本底線，彰顯運動「公平性」原則，標示凡有違運動公平原則，損人利己者，必屬違反運動倫理之舉，杜絕惡性競爭的可能。更上層樓的說，聖嚴期許在運動中能達到雙贏局面，展現出的是「利己又兼利他的欲望」，須注意之處在於，聖嚴雖使用「欲望」二字以名之，更正確的說，此「欲」是「慈悲

心」的延伸，是心靈環保的展現：

心靈環保，便是以慈悲心及智慧心來利人利己。有慈悲心便不見有敵人，有智慧心便不會起煩惱。(法鼓全輯，03-10-0091)

楊曾文(2009)認為「慈悲」是大乘佛教所反映的道德核心，乃其倫理觀之綱領。而「心靈環保」就是聖嚴在此核心上所建構的思想，釋果光、釋常諗(2011)解釋「心靈環保」係聖嚴所倡的重要理念，這理念乃建基於佛教哲學上，開展到社會倫理的實踐面向，乃至於全球倫理。將之置入運動倫理概念中，具備慈悲願心者，不會將場上競技對手視為「敵人」，明確運動意義者，不會因場上勝負而生煩惱之心，把握兩者，即確保不流於惡性競爭之道，生起違背運動倫理之念。

歸納上文所示，則從聖嚴倫理思想中可了解，運動中強調消去「利己而不利他」的欲望，是避免違反運動倫理的基本，而促成「利己又兼利他的欲望」的願心，則是運動倫理的張舉。顯示，從目的上建構正確的認知取向，也就是「慧」的正確認知是聖嚴倫理思想的重點之一，由此進而發展或選擇合乎倫理規範的行為，以符合「戒」的規範，當然這種對於「戒」的規範，不單單指行為要符合佛教戒律的要求，更要契合運動場上所條列的運動規則與倫理條款。

## 伍、聖嚴思想對運動倫理學之啟示 —以「倫理關係」與「運動暴力」為核心的討論

透過對聖嚴倫理道德思想的初步了解以及陳述其對體育運動的立場後，進一步探究可發現，聖嚴思想對於體育領域而言有諸多倫理上地參考價值，例如可從其護生的觀點探討藥物、動物議題；從教育觀點剖析運動教育的倫理學意義；從其環保觀點解讀運動設施建設等等，可為體育領域挹注豐富倫理啟示。然在有限篇幅裡，吾人決意師法傅偉勳(1990)所倡之說，從聖嚴思想出發，嘗試建立具「當謂」意味的相關啟示以為參考。

## 一、對運動倫理關係的啓示

首先，前文已然提及，在聖嚴認知中的「道德」與「倫理」是有所區別的，「倫理」在聖嚴的立場上較為強調「人倫」之間的關係，再由此擴及人與各種層面的關係。聖嚴進一步解釋：

「倫理」和「道德」……這兩者是相關的，卻不盡然相同。倫理，要是指人與人的關係，譬如夫妻之間的關係是倫理，長官與部屬之間的關係也是倫理。但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一定具有道德。有句成語叫作「狐群狗黨」，這也是形容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但卻非倫理，也不是道德。（法鼓全輯，10-10-0327）

這種人際關係的建立涵蓋著所有人際向度，在運動倫理的角度上而言，無論是教練與學生、隊友之間、學長學弟之間的關係均可納入該層面向中論述。既然聖嚴認為，「倫理」和「道德」之間不必然具有直接關聯，但可以受到肯定的倫理關係，必須是符合道德意義的人際關係。透過此說吾人討論，在這層因應運動目的而建立起的倫理關係上，互動雙方應具有道德上的一致性認知，而不應只強調「倫理」的相對與順應，在缺乏道德意義的支持下，這種人際關係就只是一種「狐群狗黨」的連結。

在此層面上，亞洲國家的運動文化較歐美國家顯著，特別是在上對下、年長者與年幼者之間的相處互動，乃透過既有文化建構出一套責任與義務關係，形成一階級層次，塑造了「教練權威」、「學長學弟制」等階層關係。周偉航（2006）以棒球為例，針對此命題舉出相當多的例子，表示運動員在場上放水、傷害對方球員，甚至是參與鬥毆，有可能是來自於教練、學長的意思或只是，而順應威權指是就是「好」的表現。應該要指出的是，周氏並未反對這種體制在運動教育上的效果，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約定成俗的階級制度在道德性的修正效果越顯薄弱，相對的，反而是維持著一條路徑，讓一些暴力行爲與非理性服從得以透過社會化的過程得到延續。

依聖嚴的主張做理解，「倫理」關係的建立與維持必須立足在「道德」的基礎之上，

確立此立場後，進一步的架構出不同倫理關係的行為與責任：

「心六倫」所提倡的倫理，是指人與人之間，每一個人都應該盡責、負責，自己是什麼身分、什麼立場，就要負起應有的責任，擔當應盡的義務。（法鼓全輯，10-10-0328）

從運動倫理的意義來看，吾人可獲致幾點啓示進行討論。首先，不同倫理關係上有著相對的身分與立場，由此產生其應有的責任和義務，為履行此責任、義務，個體必須做出相對應的行為及工作，其決策過程應將道德意義設為前提。對照前文，最基本的道德基準就是要刪除「利己不利人」的可能性，進一步以「利己利人」的角度作為盡可能的判斷原則，以此為座標，劃定相對倫理位置上的責任及義務。其次，倫理關係是相對關係，因此在行為動機上必須做放射性的、相對性的思考。以教練為例，應當將「教練」這個身分放入家庭、校園、生活、職場、自然與族群倫理等「心六倫」的關係中進行思考，以歸納出最大公約的責任與任務。簡言之，應當思考：身為教練，我在家庭、校園、生活、職場、自然與族群關係上，有哪些利己不利人的事情必須注意？有哪些利己利人的事情必須實踐？由此區分出自己的責任及義務。再次，釐清個人責任及義務底蘊之後，將能進一步劃分行為界線，底定行為判斷準則，促使心理意志的篤定。當心中常常保持著安定，行為就不會有偏差（釋聖嚴、李連杰，2011）。由此形塑個人道德意識，用以判斷各種事件的行為依據，以自己的道德意識作為行為判斷依據，而非以外在階級或社會文化做為道德與否的判斷條件。

## 二、對運動暴力的啓示

「運動暴力」在運動倫理學中有著相當多的討論空間，討論重點在於必須先區辨「暴力」是否為「運動」中的組成因素之一，例如技擊性運動，本身就是以攻擊對手為運動模式，又如冰上曲棍球，某些暴力行徑係為其運動組成的一部分，甚至是一種潛規則（周偉航，2010）。這些討論都涉及到另一層面的運動倫理探究，非本文之所重，本文所指的「運動暴力」係為在該運動模式與運動規則之外，因為個人情緒所產生，以傷害他人

(包括裁判、教練、對手)為目的的攻擊行為，特別是肢體上的攻擊行為。

對於暴力行為，聖嚴曾表示：

動用武力，也許會有暫時的震懾作用，但永久和平的基礎，卻必然要建築在對等的尊重及相互的寬容之上。(法鼓全輯，06-13-0205)

為何會有暴力行為的出現，聖嚴將之歸咎於「心」的衝動，他認為「我們每一個人，如果以憤怒心待人，很可能會引起對方的憤怒心回報」(《法鼓全輯》，10-10-0050)。如前揭所示，「心」之所以衝動，肇因於對事物本質的「無明」，此處「無明」所指陳者，乃是對於參與運動的目的的誤解所引起的惡性競爭，由此生發的貪、嗔、痴，故聖嚴表明：

和平，要從我們的內心開始。當我們自己的內心是祥和的，則眼中所看到的世界也將是祥和的，即使外在的環境不平安，至少我們自己不會受到影響，或是至少我們自己不會去製造紛爭、動盪、不平和。(法鼓全輯，10-10-0050)

綜合上述幾個面向，從運動倫理的角度觀之，聖嚴首先強調「心」的修持，對照上文，「心的修持」可分為兩方面進行，對內強調「自心」的觀察，對外則以「慈悲心」的實踐，轉化競爭認知調整態度，進一步提升個人智慧。前者是對自我情緒的體察與控制，並對參與運動有著正確知見，以此態度面對運動中的各種情境；後者則是以「慈悲心」實踐，將對手定位為切磋同儕，亦不隨外境動盪，保持心境穩定，再由此心境掌握外顯行的拿捏。

達致內心祥和者，對「運動暴力」而言，其作用有二：其一，個人不會是運動暴力的發起主；其二，個人不會受到他人挑釁而失去理性判斷力。這種對心念的訓練及控制絕非一朝一夕可畢其功，需要長時間的修整、內化，才有可能在面對外境時從心所欲不逾矩。於是聖嚴主張「不怕念起，只怕覺遲」，認為：

時時警覺自己是否犯了錯，一旦有錯馬上改正。即是普通人，在生活中要做到一絲邪念、惡念都沒有並非易事，但一發現有邪念、惡念就要立刻停止並加以糾正。(法鼓全輯，04-12-0196)

此說顯示，欲提升運動倫理的涵養，必須透過隨時的修正，斷除利己不立人的「惡念」，並隨時糾正自己對運動參與的錯誤預設及認知，因此聖嚴提到「唯有每天自省或經常接觸善知識，才能在這種環境下清淨己心」(釋聖嚴等，2007，頁 44) 由此控制自我的情緒，逐步達到運動中的相互尊重與寬容，體現運動倫理中的德育價值。簡言之，運動道德的內化，必須不斷在日常中實踐、反思，最終默化至意識深層。

## 陸、結語

近、現代中國佛教發展過程裡，釋聖嚴可謂新型態學問僧的一個典型，透過當代學術的薰陶，聖嚴以自己為中繼點，對傳統漢傳佛教思想進行整理與現代化詮釋，使之能符應當前需求，進行跨領域的接軌與會通，為不同領域挹注新概念或啟發。

從本文的討論中可了解到，聖嚴思想中的倫理觀點是立足於漢傳佛教思想而來，以佛教思想做為解釋地根源，借用儒家倫理模式重新詮釋擴充，強調關係的建立，據以開展其道德觀點。歸納「戒定慧的三無漏學」作為其倫理思想基本綱領，注重「自心」的掌握及觀照，由此建立道德判準確立道德行為底線，又因為逐漸的掌握和修飾自心的變動，轉心應境，消除暴力的衝動，以闡揚漢傳佛教淑世渡人的「慈悲」意義。

一如本文前言所論，東方觀點的運動倫理思想歷來鮮受關注，但是哲學界與應用倫理學領域學者已逐漸期待透過東方思想的探釐，與西方哲學思維形成對話、互補。在佛教學者的研發下，佛學思想的開展，已然擺脫遁世形象，走入人間以化民成俗。聖嚴思想的研究在法鼓山僧團的推動下，逐漸受到宗教界、哲學界與教育界的注重，但是在運動哲學領域仍幾近璞玉，顯然存在極大開發空間。本文所論者僅為引玉之磚，從撰寫過

程中發現諸多未來可資深探的角度與基礎，例如聖嚴倫理思想的再深究、運動倫理的實踐方向、護生觀點下的運動倫理觀點等，凡此種種都有進一步鑽研的價值，以提供運動倫理學領域來自東方思想、佛教觀點的理論基礎，並期待因此融會出多元並存的宏觀視野和實踐方向。

## 致謝

本文之內容屬於嘗試性詮釋，得以順利發表需感謝兩位審稿委員所提出的精闢見解與回饋，在此特向兩位審稿委員致謝。

## 參考文獻

- 林火旺(2009)。《基本倫理學》。臺北：三民。
- 周偉航(2006)。運動倫理教育的中樞德目？—由職棒簽賭案再發談起。載於石明宗、呂潔如(主編)，*運動書寫*(269-283)。臺北：東大。
- 周偉航(2010)。團隊競技運動中的群架是種「邪惡實踐」嗎？。《*運動文化研究*》14, 103-128。
- 傅偉勳(1990)。《從創造的詮釋學到大乘佛學》。臺北：東大。
- 傅偉勳(1995)。《佛教思想的現代探索》。臺北：東大。
- 傅偉勳(2009)。(大乘)佛教倫理現代化重建課題試論。載於傅偉勳(主編)，*從傳統到現代* (頁245-264)。臺北：東大。
- 楊明(2010)。《宗教與倫理》。南京：譯林。
- 楊曾文(2009)。大乘佛教倫理與現代社會。載於傅偉勳(主編)，*從傳統到現代*(頁221-243)。臺北：東大。
- 劉貴傑(2006)。《佛教哲學》。臺北：五南。
- 釋果光、釋常諡(2011)。漢傳佛教的當代實踐-聖嚴法師的「心靈環保」。載於楊蓓(主編)，*聖嚴研究第二輯*(頁241-301)。臺北：法鼓。
- 釋聖嚴、李連杰(2011)。《無名問無明》。臺北：法鼓。
- 釋聖嚴等(2007)。《不一樣的生活主張》。臺北：法鼓。
- 釋聖嚴(2002)。《法鼓全集電子版》。臺北：法鼓。<http://ddc.shengyen.org/pc.htm>

## **Inspiration of Shen Yen's Ethical Thought on Sport Ethics**

Chi-Chun Chi

Taichung Municipal Li-Jen Junior high school /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 **Abstract**

Taking hermeneutics method, this study explored Shen Yen's thoughts, tried to understand his ethics concepts and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ort ethics. Meanwhile it absorbed possible inspiration direction for reference. Firstly, this study made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n basic outline of ethical thought in Shen Yen's thoughts. Secondly, it explored the ideas and viewpoints of Buddhist Ethics. Finally, it interpreted the possible inspiration of ethical relation and violence in sports based on this. It was found that Shen Yen's idea on ethics was centered on oriental thoughts and focused on interpersonal construction and interaction. The fundamental point was established on Buddhist thoughts. Hence, the inspiration obtained was that it focused on the master of mind and thought that sport nature lies on mutual improvement to form benign competition. The reason for behaviors against sports ethics was that both sides were induced by desires which resulted in cutthroat competition. Lastly, the study stressed that sports ethics had dialogue and complementary space for development in eastern and western thoughts. More topics on sports ethics can be developed and interpreted in the future.

**Keywords:** Violence in sports, Sport Ethics, Buddhist Ethics